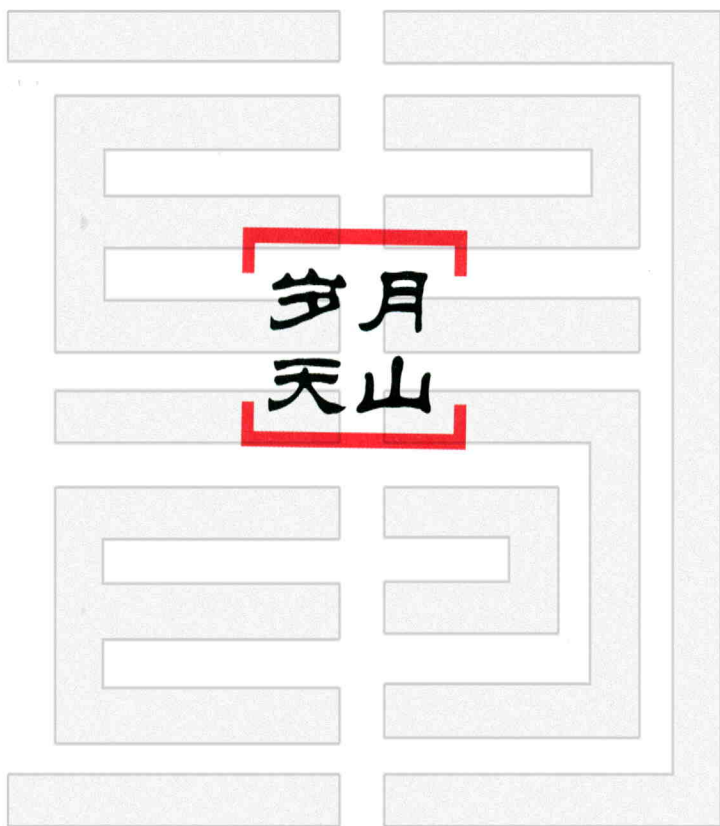


岁月天山

卫华

著

群众出版社





岁月天山

卫华 著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-0911351

群众出版社



知识

是智慧的火炬

岁 月 天 山



天山位于新疆中部，这一带，群山连绵起伏，峰峦层叠。天山山脉东西延伸几千里，远远望去，东麓山势愈进愈高，峰尖穿过云，峰岩像划着天。裸岩突起，如犬牙交错，终年积雪遮去了上半，白雪皑皑中露出一座座莽莽苍苍的峰头和峥嵘山色。峰端雾霭回环，流云缭绕，透过流云缝隙，天山更像是青色苍茫昂首伏姿的巨龙，俯视金波粼粼的浩瀚沙海。辽阔的大漠上，曲曲折折的大小河流就像修长巧饰的轻绫碧纱，朦朦胧胧的片片绿洲，原始的胡杨林带，起伏绵延的山色，与广袤浑厚的沙海

相互映带，衬托得天山是那样的严峻，又是那样的秀丽卓越。天地间的情怀，造就得实为别致，乃胜人间锦绣！

南部大漠边沿一带，风景秀丽的绿洲上，坐落着喀什噶尔这座古老的城市。永恒伟大的天山在那里也见证着代代生生不息的人们，多少世间悲欢离合，也在那里时有演绎……

那是乡镇一户居民的宽敞院落，院落的南面上方是座垒着一圈土篱墙的菜园，菜园下边的土坡又高又大，那完全是借势就墙种田的两全其美。上面园子里的菜蔬茂盛，也是孩子常出没的地方，菜园边上的树草丛里，有个孩子蹲在那里。这孩子长得瘦小，脑袋上枯黄的毛发长得卷而稀疏，一双溜溜活的深窝大眼在东张西望着。这孩子身体轻盈得与只猫差不多，所以，他妈妈喜欢叫他馋死猫，整日总爱馋死猫长或馋死猫短地叫他，后来大家都跟着这样叫，时间长了，很少有人再叫他阿皮孜这个名字了。

阿皮孜机灵的两眼注视着高坡下边的屋里。屋的左边，外加围墙，里面是座拦羊的小栏棚，右边院墙中间是出入的大门。靠南面高坡下有棵长势向北倾斜的大杏树，大杏树长得繁茂婆娑，枝叶罩满

了整个院落，有根枝杈伸到了南面的菜园里。下边院子里的大杏树枝上挂着只鸟笼，笼中的鸟儿不时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咔嗒像骏马奔跑的声音。绿叶间挂满了红杏，阿皮孜常到园里摘杏。他探着身子，伸出他那双像鹰爪子的手，抓着一根树枝，一把撸下好几个杏，惊得那只鸟儿噪鸣戛止。

他正摘得起劲，忽听下面的屋里传出沙比尔江尖声破口痛骂媳妇古兰姆的声音。他立即蹲下身，透过草丛静静地观看。

沙比尔江从屋里走出来，一边在衣胯上抹着手，一边黑着脸疯骂道：“妈的，我叫你管老子的事情。老子一辈子也不怕你。你还敢管老子，老子是你管的吗？我叫你管，我叫你管！老子就是不过了，跟你拼了，看你还想怎么样……”

阿皮孜猛然看见沙比尔江的手上全是血，吓得不顾一切地拔腿便跑，被密密的草丛重重地绊了个跟斗。

沙比尔江听到声音，慌忙抬头朝上边望去，他用刚抹干净的手指着阿皮孜跑远的背影，厉声骂道：“馋死猫，有胆子你回来！跑啥呢！老子一刀子宰了你……”

阿皮孜连头都不敢回，一口气跑回自家的院

子里。

正在屋里干活的哈斯也提听见唏嘘的声音，忙放下手中的活走出屋，看见儿子阿皮孜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半长的裤子兜里装得鼓鼓囊囊的，身体抖抖索索地抵在院门上。

哈斯也提纳闷地问道：“什么事吓得你这样子？”

阿皮孜没说话，只顾抵在门上发抖。

哈斯也提大声呵责道：“我说的话你没听见是不是！”她一把拉过阿皮孜，他衣兜里的杏掉到了地上。哈斯也提明白了，不由得生气道：“你个馋死猫，看我非不好好地收拾你才怪呢，自己家里有好几棵杏树，结的杏还不够你吃的吗？我叫你贱！我打死你个不懂事的料……”

阿皮孜吓得不停地求着饶。哈斯也提又气又恨，大声骂道：“馋死猫，你脸皮真厚，去干这种事情，真是丢人！走，去把杏还给人家……”

哈斯也提怒气冲冲地想往外冲，阿皮孜使劲地拽住妈妈的衣服说：“不敢出去，不敢出去！沙比尔江把他老婆杀了，他凶得很，还要想杀我。我怕极了！”

哈斯也提一下惊呆了，心里一颤：他竟然到这

一步了？见了谁杀谁，那不是疯了没有人性了吗？她又赶紧问阿皮孜：“真的吗？你没有看错吗？”

阿皮孜心惊胆战地点着头。哈斯也提愤怒了，眼睛里像是要冒火。她跑出门，站在小巷子的街口上大声嚷道：“不好了，古兰姆出事了……”

邻居们听见哈斯也提的叫声，全都跑了出来。

不一会儿，小巷子口上就聚拢了许多女人、孩子。女人们你一言她一语地议论开，有的说：“沙比尔江有本事了，会开车哪里不去呀，在外边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，见得多了，那花花肠子就更花了，现在看不上自己的老婆了，那也是当然的事了。”

有人又说：“挣了点钱就觉得了不起了，连点人性都没了，有钱又有有什么用呢？没听说去年他拉的那个女人吗，放肆得还弄到他房子里住了好几天，还叫她给伺候着那女人。老婆敢怒不敢言，她那日子也的确过不下去了，还真不如早离开的好，但就可怜了她的娃娃呀！”

哈斯也提说：“他还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呢，走南闯北的人就像他这样吗？”

另一个女人又接道：“像他这样的人，就是抱着到处去做坏事的目的，走遍天下，他也只能是越

走越坏了……”

巷子口邻居们的叫骂声全被沙比尔江从后窗口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他到窗前听了会儿，脸色变得更凶狠，看了眼倒在地上没有知觉的古兰姆，知道事情败露了，人们饶不了他。他的目光在房子里掠过一遍，急急忙忙地打开箱子，收拾好东西装进提包里，又把一盆鏊倒在布单里包好，掩上门，开着车走了。

女人们正准备散去，哈斯也提说：“咱们还是都过去看看她吧，我听阿皮孜说，她被打得很重的。”

妇女们进了古兰姆家的院子。院子里很静，大家挺纳闷：古兰姆呢？哈斯也提打开房门，看见在宽敞的客厅里，古兰姆倒在沙发旁边，头下面渗出了一片深红的血迹，盘在后脑勺上的头发也散落开，右边散乱的头巾下面的长发沾满了血散在地上。看着这惨景，霎时，大家都感觉异常恐惧。有人惊叫着：“胡达（维吾尔语：真主），怎么这么惨啊……”看着躺在地上的古兰姆，几个妇女忍不住流出了眼泪。古兰姆身上那条半旧的花裙子上面溅上了血点子，她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，苍白的脸上沾满血迹，原先那两片精致漂亮的嘴唇痛苦地扭曲

着，她微闭着眼睛，眼角和嘴角之间留有两道已干的泪痕。脑袋右边有道很长的伤口，鲜血仍不停地往外渗。

一个妇女见古兰姆伤势严重，惊惧地喊道：“他下手真是太狠了，居然把人打成了这样。估计他也不会再回来啦！救人要紧，咱们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去吧。”

热汗古丽说：“去医院里花钱可贵了，咱们还是先看看她家抽屉里有没有点钱。”

她们找遍了所有地方，也没找到一分钱。妇女们更加着急了。热汗古丽用商量的口吻对大家说：“不能耽误了救人呀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大家先给凑一凑钱吧。”

赶到医院时，已是下午时分。挂完号，哈斯也提和几个妇女赶忙去找主治医生。大家凑的钱根本不够，大家把古兰姆的情况都告诉了医生，恳求医生帮助。医生很同情古兰姆的遭遇，请示医院领导之后，古兰姆被推进了急救室。大家这才松了口气。

热汗古丽说：“古兰姆遇上好心人，她有救了！”

妇女们坐在门外的长条椅上，不时地站起来，局促不安地把耳朵贴在急救室的门上，想听听医生说什么。可那道白色的门把里面的声音隔开了。

医生们给古兰姆做了详细检查，古兰姆伤势严重，颅骨骨折，失血过多，脉搏十分微弱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医生们在尽力抢救着古兰姆的生命。古兰姆由于失血过多，需要立即输血，大家都争着要去验血型抽自己的血。

手术后，古兰姆输完血，嘴唇像痉挛似的抖了几下，意识也在慢慢地恢复。这时，她感觉好像有股磁力在召唤着她的灵魂一样，她那似乎飘忽在云雾里的灵魂，也仿佛在漫无目的地游荡起来。随后，她又觉得自己像是一只中了弹的鸟从空中一下坠落下去。她伸出双手，绝望抓了几下，但一无所获。她吓了一跳，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她觉得眼前亮堂了，看见医生和邻居们围在她的病床前。她又感到一阵眩晕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的神志慢慢苏醒过来，用疑虑的目光看着人们。医生知道她还处在恍惚中，亲切地说：“躺着吧，好好地休息。”

古兰姆的眼皮仍很沉重，不由得又闭上了眼睛。热汗古丽坐在她身边，俯身给她盖了下被子，顺手又在她额上试了试。

她的大脑仍然混沌不清，出现了一幅幅可怕的画面，她先是被凶恶尖厉的吼叫声惊呆了，愕然地站在那里。她想赶快离开，忽见沙比尔江满脸怒气瞪圆着眼睛恶骂着扑上来。她慌忙躲闪，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她无力地挣扎着，突然又觉得自己被一棍击中了要害，脑袋嗡的一声，便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古兰姆慢慢地清醒过来，她挣起身要走，觉得沉重的头部疼痛难耐。古兰姆头上缠满了绷带。她像噩梦中被惊醒的孩子似的哭起来。伤痛、委屈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，她不顾一切地放声哭着。

医生生怕她再哭坏了身体，在病床前关切地抚慰她道：“古兰姆，不要哭啦，哭坏了身体可不好办了……”

古兰姆听懂了汉族医生的话，哭声变得唏嘘起来。

热汗古丽也同情地劝她说：“医生说得很对，你的身体刚刚好了一点儿，千万别再哭了。有什么委屈也得等身体好了出去再讲。你哭得大家心里都不好受。大夫们一整天都没有休息，一直忙着在给你治伤，大家都为了什么呢？再说，沙皮尔江又不

是一天两天的毛病了，他这么坏，谁遇到也受不了，在这种人面前要学着坚强起来。我不是在背后里说他的坏话，我还没见过他这样的人呢，他的心也太狠啦！想开点儿，往后的道路还长着呢，日子就先将就过着吧。”

听了热汗古丽的劝解，古兰姆不再哭了，她紧紧地闭着嘴，忍着痛苦，但有时忍不住也哼出声来。

哈斯也提从家里给她送来吃的，想扶她起来。古兰姆睁着那双无神的眼睛，张着干得发白的嘴唇挣扎似的说道：“婶子，我觉着心里很难受，什么也吃不下去。”

太阳沉进西山峡谷里去了。陪伴了一天的邻居们惦记着自家干活回来的男人和放学的孩子们，说了些安慰古兰姆的话，便都纷纷散去。



没有

受过艰苦的人，
不知道幸福的
可贵。

